

◎好书有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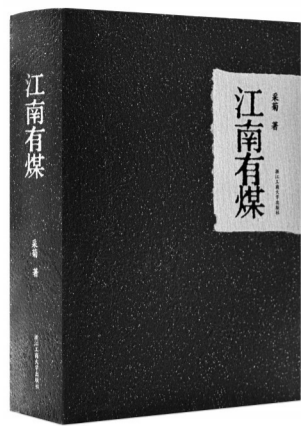
看见江南的另一种模样
《江南有煤》新书分享会邀你参加

主办：嘉兴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
承办：嘉兴市作家协会、湖州市作家协会
协办：嘉兴市新华书店、嘉兴日报·江南周末
品牌支持：好书有约

提起江南，世人多念及烟柳画桥、杏花春雨，却不知浙皖交界的深山里，藏着一段镌刻百年的江南采煤史，而嘉兴，也与这段工业往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结。《江南有煤》打破“江南无煤”的认知定式，以非虚构笔触重构江南工业文明的记忆场域。4月12日（周日）上午10:00—11:30，《江南有煤》新书分享会将在嘉兴书城举办。作者采菊将在现场讲述多年田野考察的寻访经历，细说嘉湖两地与煤炭的尘封往事。

采菊本名朱力勤，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，执业律师，地方文史爱好者，痴迷独自田野考察，深耕江南地域文化研究多年，2020年出版《百年沪杭线漫行记》，2020年初开始整理长广煤矿相关照片与田野笔记，历时数年完成《江南有煤》，只为留存一段不该被遗忘的江南工业史。

为了写作这本书，采菊历经多年田野考察，寻访长兴、广德境内几十座矿井旧址，用图文交织的形式，串联起1902年至2013年长广煤矿的兴衰变迁。全书顺着



《江南有煤》
采菊 著
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

矿井、煤城、铁路、遇见的轨迹慢慢铺陈。采菊的书写既有工业考古的严谨考据，也道尽小人物的命运悲欢，盛满江南儿女“扭转北煤南运”的奋斗豪情。那些被时光尘封的矿井、铁路与煤城，在文字与影像中重获生命力，成为江南工业文明的鲜活注脚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书中还藏着江南跨越百年的能源之战，嘉兴不仅是这场百年煤争的重要节点，更与这段工业往事深度交织。

本次分享会还邀请了文学评论家、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王侃，嘉兴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杨自强，湖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徐惠林，他们将结合这部作品解读江南地域文化的多元内涵，也聊聊工业记忆的当代价值。

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直接来到活动现场，共同走进《江南有煤》的世界，看见江南的另一种模样，也读懂江南工业文明的厚重与温度。

现场还有惊喜等待大家。

活动时间：
4月12日（周日）上午10:00—11:30
活动地点：
嘉兴书城（文昌路店）

浙江新闻奖社会活动奖
全国报纸副刊最佳专栏



嘉兴市图书馆
嘉兴日报
嘉兴市新华书店
联合主办

记者 许颜

◎书边札记

重新发现江南——读叶梅《能不忆江南》

江南，是中国的文化符号，是中华文化的底色之一。读《能不忆江南》，让我意识到，我们对江南的想象可能常常停留在曾经的惯性思维里，关于江南的写作，也很多时候都是在重复着一种似曾相识的笔调，却并没有真正看清它常见常新的那一面。

但长篇散文《能不忆江南》让我眼前一亮。作家叶梅行走在江南的村镇，用脚步丈量安吉的竹海，用眼睛观察黄杜村的茶山，用嗅觉感知嘉兴的湿地。书中呈现的并不是我们意识深处固有的那个江南，而是一个正在生长、正在呼吸的江南。它没有抛弃传统，也从未拒绝现代。它积极地去拥抱变化，却也守护着千百年来人与自然的那份默契。这样的江南，既是古典诗文里化身的江南，也是“千万工程”实践中重生的江南，相互印证，构成了作者笔下真实又鲜活的江南。

作家视野是散文创作最为倚重的灵魂。视野窄的作品，一般多落笔于一己悲欢，或者事物表象，使叙事走不出自我的困顿。视野宽的作品，则能以小见大，以人见世、以地域见时代，从而触及文明肌理和人心深处。而本书作者的独到之处，恰恰在于她的目光。记得叶梅曾在一个访谈中谈到，她是在试图“用一棵草、一只鸟的目光和心情打量世界感知生命”，这体现了她对写作对象的敬畏和理解，在《能不忆江南》一书中更体现出一种世界观的重构。长久以来，我们早已习惯了以人的视角来丈量万物，把自然当作背景，或是审美对象。但一棵草的目光呢？它从泥土中长出，感受到的可能会是露水的重量和阳光的温度，还有风的方向。那么一只鸟呢？它翱翔在天空中看到的又会是什么？或许是山川的轮廓和四季的更替，还有万物的生长。叶梅用这样的目光



《能不忆江南》
叶梅 著
浙江教育出版社

看江南，看出了一种新的不一样的叙事关系，人不只是江南的寄居者，更是江南的一部分。江南也不单单是人类的家园，更是万物的家园。

这种视角的转换，使她的文字获得了一种特殊的质地。她写余村的蜕变，不说关停了多少矿山，种了多少棵树木，而是写曾经的灰尘不见了，写银杏树和香樟树把村庄重新包裹了起来，鸟叫声又重新填满了山林。扬尘不再，鸟声归来，这才是真正的变化。变化不在数字上，在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现实上，是生活的变化。她写富春江，一边看眼前的江水，一边想黄公望的《富春山居图》，对比一样的山河、不一样的气韵。这种今古对比，呈现出的是千年文脉在当下依然强劲，并焕发出新的生机。更让我们认识到，传统不是陈列在博物馆里的遗产，而

是流淌在日常里的精神血脉。

《能不忆江南》对应着散文的纪实特征，是一种“行走的散文”。作者拒绝那种闭门造车的空想式写作，坚持以双脚丈量江南的土地。从烟雨杭州到水乡乌镇，从青山丽水到阡陌乡村，走过了古巷、石桥，更深入乡野村落和民居。她的笔触中既有江南标志性的山水景致，又关注寻常百姓的生活日常，扎根在江南最本真的烟火气息的生发处，有对江南春日的诗性勾勒，也有对秋天桂香与稻浪的生动聚焦；有对老宅、非遗技艺的细致探寻，也有对乡村新貌、民生百态的真切记录。

走着、看着、写着，叶梅看江南的山水变化，听江南的儿女讲变化中的故事，在那些朴素文字里，藏着时代的重量。她笔下的那些村民、环保志愿者，都是江南真正的主人。作者把他们写进了书里，让这些平凡的生命有了光。她满怀真情地沉浸式书写，让江南不再是广而告之的文学符号，而成为有温度、有肌理、有生命力的真实存在。在嘉兴南湖的竹林村，她看到一位少妇推着婴儿车缓缓走过，两只蝴蝶绕着婴儿车在飞。那一刻，她看见的是人和小动物之间一种无言的和谐。“天人合一”在她的文字里，不是高深的哲学话题，而是日常生活中随时发生的一个个瞬间。

“能不忆江南”的设问来自古诗，但却是今天对江南无尽的向往，江南的山水，江南的示范，在这部长篇散文里，可以找到许多答案。好的散文应该让人能看见世界，也看见自己。叶梅笔下的江南，已不只是地理上的江南，而成了一种精神的向度、一种美好存在的境域。这或许就是这本书最深刻的意义之所在，她让我们重新认识和发现江南之种种妙处，继而传送到更为辽阔的远方。

许颜

◎荐书台

在《伶仃世》中寻找归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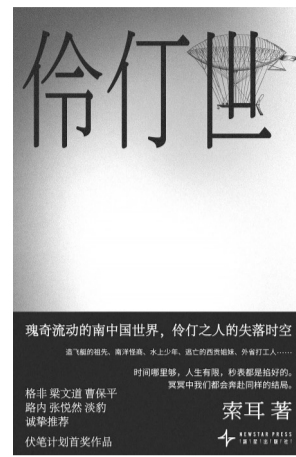
2026年3月，青年作家索耳的长篇小说《伶仃世》由新经典推出。这部耗时六年完成的作品，在出版前就凭借部分章节获得第一届“鲤·伏笔计划”首奖及最佳完稿奖，面世后也以扎实的写作获得市场认可，豆瓣评分更是高达9.8分。

《伶仃世》写的是流动、离散与漂泊，映照出当下许多普通人的生存状态。人们在时代里不断迁徙辗转，寻找一处安稳的落脚之地，渐渐成了没有固定故乡的人。作者将目光投向那些常被写作忽略的人群：蛋民、越南归侨、外省务工者、模仿梅艳芳的歌厅艺人……这些沉默的个体，那些被淡忘的生活细节与记忆碎片，被拼合成真实可感的群像，呈现出边缘生命朴素的模样。

小说的故事跨越了广阔的南方地域。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马来群岛，到珠江口、西贡，再到世纪之交的深圳，海洋与陆地相连，不同身份、不同语言的人们在此相遇交错。故事由阿嬷离世后留下的身世之谜展开，一段寻根之旅随之徐徐铺展。家族先辈的踪迹、被尘封的历史片段、普通人的命运起落相互交织，在不断变换的时空里，勾勒出一幅跨越百年的南方浮生图景。

索耳的写作有着自己鲜明的风格。格非评价这部作品：“无论是生活经验还是小说修辞都令人感到陌生，语言特别有力量感。”这种陌生感恰恰来自索耳对“非人类世界”的敏锐感知——他自称“尝试以嗅觉和脚步感知环境的人”“非人类世界”的学徒。在他的笔下，南方的植物、气候、海洋都拥有了叙事的功能，成为记忆的载体和命运的隐喻。

在跨越闽粤滇黔桂琼与海外多地的叙述中，索耳不只是梳理一个家族的记忆，更将历史与现实、传闻与亲



《伶仃世》
索耳 著
新经典文化|新星出版社

历、方言与异乡话语交织在一起；去国远游的南洋商人、不肯上岸的水上人家、流离失所的西贡归侨姐妹、在“世界工厂”辗转谋生的异乡人……他们先后滑入这部小说的深处，彼此分离，又彼此映照，在百年流动与离散中，共同显出边缘者沉默而顽强的一生。

书中写道：“时间哪里够，人生却是有限，秒表都是掐好的。冥冥中我们都会奔赴同样的结局。”这也是作者对生命的理解。在书写这些人物的过程中，索耳将自己对人生的感知融入其中，最终指向一个人类共通的命题：在广阔的时空里，每个人都如同水上漂流的木柴，伶仃而行，而这份孤独与边缘，恰恰构成了生命最真实的质地。

无论时空如何流转，飘零与离散始终是人类共通的命题。“世”代表着广袤的时间和无限的空间。”正如作者所言，他真正想要安顿与表达的，是“在一个大时空下，人孤独伶仃边缘的生存状态”。

许颜

◎私人书架

《薄暮时分》：读懂养老院里的照护人生

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”，五十岁之后，我进入了初老的年龄段，父母辈的养老问题更是悬挂于心的忧思。那些关于衰老与终点的描述，时常引起我的注意，我试图在他人的生活图景里，探索自己的前路，在老龄化的时代浪潮里，参与这个关乎所有人的公共命题。

近期在读吴心越《薄暮时分：养老院里的日常与脆弱》，作为一个五十多岁的人，我读这本书时，强烈地感受到了一种共鸣。曾经以为，“养老院”是遥远的、与自己无关的存在，是儿女不孝的代名词，是人生的无奈选择。可是，吴心越以近一年的现场田野调查为基石，以“小阿姨”的身份躬身入局，用生动的笔触、人文学者的观察，揭开了机构养老的真实面纱，让我透过书中呈现的粗粝日常，看见生命临暗时刻的迷茫与微光，读懂老龄化社会背后的结构困境和人性温度。

吴心越身穿护理员的白大褂，深入江苏某县级市两家养老院，参与扫地、喂饭、发放餐点、照料失能老人等日常工作，她倾听人们的谈话，观察他们的所作所为，记录下养老院的真实日常。她以社会学家的视角，聚焦于三类核心群体，勾勒出一幅交织着脆弱与坚韧、疏离与温情的生命图景：那些在身体衰弱与身份模糊中挣扎的老年住民，那些承担着“肮脏工作”并且同样面临“不安晚年”的护理员阿姨，那些在孝道与现实间反复权衡、既牵挂又想摆脱的家属，每一个群体的故事，都戳中当代养老的痛点，每一个人物的困境，都触目惊心。

书中最令人揪心的，是老年住民们被时光裹挟的尴尬与无助。吴心越记录下老人们的闲聊与抱怨。那些“画地为限”后形容自己“度死日”的慨叹，那些对城乡养老差距的耿耿于怀，那些老人心不老、身也不肯老的生理反应和亲密关系，那些被当作“负担”的否定与自我否定，那些对过去的追忆与“回家”的渴盼，还有那些更让人破防的关于失智老人的描述，这些场景剖开了晚年艰难的本质，不仅是身体的衰朽，更是尊严的缺失与价值的失落。

心越的记录，也见证着护理员的辛劳与委屈。养老院的护理员大多是中老年女性，她们大多经历了从农业劳动到低端制造业，再到养老服务的底层流动。她们负责清理大小便、擦洗身体，定时翻身等繁重脏累的工作，既要应对失智老人的反复呼叫，又要平衡照护效率与人文关怀，还要符合院里的规定、尽力满足家属的需



《薄暮时分：养老院里的日常与脆弱》
吴心越 著
世纪文景|上海人民出版社

求，承担着生理与心理的双重压力。她们的职业生涯充满断裂与磨损，被“这年纪能做什么”的自我认知束缚，完成了对自身处境的合理化，护理工作成了她们默认的不错工作，可是，她们在照料他人的同时，自身也面临着养老的焦虑，这种“老养老”的困境，更凸显出照料劳动的复杂性与伦理特质。

书中还刻画了家属群体的微妙心境，揭开了“孝道外包”背后的代际张力和现实两难。养老从来就不是一个家庭的问题，忙碌的工作、有限的精力、专业照护能力的缺失，让很多家属不得不选择将照护责任“外包”给养老院，有的家属探望时下意识地规避“污染”，有的则在孝道与自我生活之间艰难平衡，这种矛盾与挣扎，正是当代养老难题的真实写照。而养老院的“邻避效应”，更折射出社会公众的“厌老”本能，养老院被视为晦气的场所，老人们被隔绝在城市的边缘，成为不被看见、不被重视的群体。

作为一部扎根现实的民族志力作，《薄暮时分》力求呈现养老院的常态生活，为我们打开理解晚年生命的窗口。养老从来不是吃饱穿暖那么简单，当家庭照护日益走向社会化，我们怎样平衡专业与人文、制度与个体？当生命步入薄暮，我们如何守护每一个老者的尊严与体面？这是我们面对已经老去的父亲和母亲，正视正在变老的自己时，都难以逃避的问题，它关乎每个人、每个家庭，也关乎整个社会的文明底色。

薄暮时分，这是一个美好的意象。愿每一个生命，在薄暮时分都能被温柔以待；愿我们每个人，都能从容步入老去的时光，不慌不忙，向阳而行。

林颖

◎在读

《我在乡村做书店》：乡野书香暖人心

“如果说在城市开书店是逆风行舟，那么在乡村做书店，就是在‘野里种书’。在数字化浪潮的冲击下，许多城市中的书店难以维持经营。钱小华逆流而上，将书店开到乡村。《我在乡村做书店》记录了他这一独特的经历。

钱小华，南京先锋书店创始人，一位执着于将书香播撒乡野的“种书人”。此书是他投身乡村十周年的首次回顾性书写。2014年，偶然的碧山之行改变了钱小华做书店的轨迹。在经历实体书店倒闭潮后，即便是被说成理想主义的疯子、异类，钱小华仍然坚持把书店开到偏远的乡村去。于是有了碧山书局。往后十年，他又陆续在戴家山、松阳等地开办了12家乡村书店。在这本书里，钱小华分享了乡村书店选址、开业、日常经营的故事，以及他对中国实体书店的未来的思考。

书中详细描述了乡村书店的选址过程，每一家书店的诞生都并非偶然。2014年的碧山，村里只剩十几个留守儿童和上百位孤寡老人，“这儿哪里会有人来，每天一棍子打不到一个人”“你们城里人吃饱了没事做……”钱小华并未退缩，他看中的是乡村独特的文化底蕴和宁静氛围，这些特质与书店所追求的精神世界相契合。碧山书局由有着230年历史的家祠——启泰堂修缮打造而成。书局装修期间，钱小华吃住都在碧山，跟进施工进度，理解风土人情，增进与村民的感情。



《我在乡村做书店》
钱小华 著
湖南文艺出版社

“书局开张的那天，村里的老百姓都约而同地穿上了新衣服来到书店……”钱小华说，陈家铺在他没有去之前，几乎已被世人永远遗忘。他将一座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村集体老礼堂改造成陈家铺平民书局。2018年，开业不到三个月，当年的国庆长假书店被游客挤爆了。因为有了书店，很多民宿和设计品牌落地生根……这个“空心村”变成村民回乡就业的“网红”村。

钱小华做乡村书店，不仅仅是为卖书，更是希望以此为契机，重建乡村的公共秩序，让乡村在精神上“复活”。厦地水田书店融合乡土与现代元素，将岁月沉淀与当代气息有机融为一体，很好地保护了原来的土壤，内部采用清水混凝土和木头，与土壤环境协调，创造了符合现代生活需要的公共空间。香格里拉先锋书店则改造于典型的香格里拉地区传统藏房“闪片房”的基础上，与乡村环境完美融合，成为当地文化地标。

先锋乡村书店，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图书销售场所，它更是一个文化的符号、一种精神的寄托。钱小华还对中国实体书店的未来进行了思考。当下，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书店存活的艰难。但他坚信，“时代的进步永远需要思想去引领，需要年轻的一代去构想，只有书店这类公共的人文空间，才能创造一片绿洲。”他认为，乡村书店必须融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，从单向的知识传递媒介转化为双向的价值交换媒介，文化的力量才可以跨越时空，连接城乡，温暖人心。

“书店就像稻谷一样，饱满时低头，弱小时向上，把知识与信念撒向大地。”这是钱小华做书店的信念，也是中国未来的精神原乡。“乡村有着广阔的天地，它是造梦者的家园。越平民越先锋，越乡土越国际。关注乡土，就是关注中国。”期待未来有更多的乡村书店能够在这片土地上绽放光彩，为乡村文化建设注入新的活力。

许颜

甘武进